

基于域外文献的  
南方汉语研究论集

JIYU YUWAI WENXIAN DE  
NANFANG HANYU YANJIU LUNJI

李 炜 庄初升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与南方明清汉语研究」成果

# 基于域外文献的 南方汉语研究论集

JIYU YUWAI WENXIAN DE  
NANFANG HANYU YANJIU LUNJI

李 炜 庄初升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于域外文献的南方汉语研究论集/李炜,庄初升  
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6961-5

I. ①基… II. ①李…②庄… III. ①汉语方言—  
文集 IV. ①H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688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基于域外文献的南方汉语研究论集

李 炜 庄初升 主编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961-5

---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2  
定价:118.00 元

## 序 言

汉语作为一种典型的孤立语，汉字作为一种意音文字，与西方的语言文字大相径庭，很早便引起西方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兴趣。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 1583—1588 年间在广东肇庆编纂了《葡汉辞典》，这是现存的第一部中西词典，也是最早以罗马字母（又称“拉丁字母”）系统拼写汉语的尝试。利玛窦 1605 年为四篇汉字文章加了罗马字拼音并正式刊行，称为《西字奇迹》。另一位耶稣会士金尼阁 1626 年出版《西儒耳目资》，用罗马字如实描写了当时通行的官话的语音。17 世纪陆续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迪亚兹、卫匡国、卜弥格、安文思、何大化、万济国和李明等都用罗马字为当时的官话注音，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官话语音文献。与此同时，菲律宾的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也编写了一些汉语文献，其中有一份用罗马字注音的闽南话—西班牙语对照词表。

罗常培先生于 1930 年发表《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把《西字奇迹》和《西儒耳目资》的拼音方案称为“利—金方案”，并予以高度评价：第一，用罗马字分析汉字的音素，使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变成简易的东西；第二，用罗马字注明字的字音，使现在对于当时的普遍音，仍可推知大概；第三给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出一条新路，使当时的音韵学者如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受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语语法是万济国 1682 年于福州写定，1703 年于广州首版（其时作者已离世 16 年）的《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这部语法书近些年才有柯蔚南（W. South Coblin）先生的英译本和姚小平、马又清先生的中译本，在汉语语言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清康熙后期由于礼仪之争而引发全面禁教，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几乎销声匿迹。到了 1814 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士曼在赛兰坡出版了《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1815—1823 年间，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出版了第一部汉英—英汉对照字典《华英字典》，西方人编写、出版有关汉语的论著，又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新教传教士、殖民地官员等蜂拥来到中国沿海及华人众多的东南亚，编印了数以百计的汉语方言文献，其中就有大批罗马字注音的圣经、辞书和课本等，涉及的方言区有粤、闽、客、吴、赣和官话等，涉及的方言点有香港、广州、潮州、梅县、厦门、漳州、福州、兴化（今莆田）、建宁（今建瓯）、

邵武、海南、温州、台州、宁波、绍兴、杭州、苏州、上海、汉口、成都、青岛、登州（今蓬莱等地）、献县、北京等几十个，大部分都在南方地区。

海外学者较早利用传教士、汉学家的汉语文献来研究早期的汉语，如1913年Johann Heinrich Vömel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博士论文*Der Hakka-dialekt*是有关客家方言的第一部博士论文，就利用到巴色会传教士大量的客家方言文献。1915—1926年间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用到的三十多个汉语方言点的语料，除了他自己亲自调查所得，也有相当部分来自传教士文献。最近几十年来，我们比较熟知的海外学者如罗杰瑞、柯蔚南、桥本万太郎、余霭芹、杨福绵、马西尼、张洪年、柯理思、曹茜蕾、贝罗贝、古屋昭弘、高田时雄、秋谷裕幸等等，也都在上述学术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罗常培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撰写《厦门音系》时，已经充分注意和利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杜嘉德、甘为霖的闽南方言文献。1957年黄典诚先生的《建瓯方言初探》一文便主要是利用闽北韵书《建州八音》和1922年上海圣公会出版的建瓯话《新约全书》来勾勒建瓯方言的概貌；1990年李如龙先生的《建瓯话的声调》一文，除了利用《建州八音》的音读材料之外，还引用了1901年W. C. White编写的*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Kien-Ning Dialect*（《华英建宁方言字典》），以描述建瓯方言声调二百年间的发展演变。最近几十年，比较早而且比较系统地搜集、整理和研究海外早期汉语方言文献的学者是游汝杰先生，他于2002年出版《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一书，是有关汉学家、传教士汉语方言文献的版本、目录集成，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迄今为止，我们两位搜集、整理和研究海外汉语方言文献都已经接近二十年。李炜较早对琉球官话文献进行语言学研究，在《中国语文》等刊物发表了多篇论文，与学生合作的《清代琉球官话课本语法研究》一书于201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庄初升对明末以来传教士、汉学家汉语方言文献广泛涉猎，特别是对巴色会传教士的新界客家方言文献尤其熟悉，与学生合作的《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于201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十年来，我们主持的重要科研项目几乎都跟上述学术领域直接相关，如李炜主持的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琉球官话系列课本语法研究”和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与南方明清汉语研究”等，庄初升主持的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巴色会文献看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末以来西方人创制的汉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研究”和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内外客家方言的语料库建设和综合比较研究”等，说明海外汉语方言文献已经引起

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重点和热点。

《基于域外文献的南方汉语研究论集》一书是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与南方明清汉语研究”的前期成果之一。该书收录了利用海外珍藏汉语文献对早期粤、闽、客、吴及南方官话进行研究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其中有我们两位及学生的拙作，更多的是海内外前辈学者、同行学者的大作。全书一共收录论文36篇，其中粤语7篇、闽语9篇、客家话4篇、吴语6篇、南方官话10篇，都已经在海内外各种期刊或集刊公开发表过，涉及语音、词汇、语法等汉语语言学本体研究的方方面面。论文的作者以及首发期刊都积极配合该书的出版工作，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限于篇幅，诸如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等一些长篇大论无法收录，实在非常遗憾。

所收论文在海内外不同期刊或集刊发表时，体例各异，但是，这些论文大都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广被征引，为了保存原貌，便于以后引用，我们与本书责任编辑王飙编审商定，正文的文字、体例基本不变，但对原文的编校错误作必要的修改；只对参考文献和注释作了一些体例统一的工作。

《基于域外文献的南方汉语研究论集》一书得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要特别感谢周洪波总编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王飙编审做了大量的编校工作，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令人敬佩。中山大学中文系专职副研究员黄燕旋博士，以及在学的研究生张坚、洪妍、吴若凡、汤畅等，协助为这样一本样式各异、图表众多、符号繁杂的图书进行清样校对，也付出不少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因为我们的视野和精力所限，该书很有可能挂一漏万，没能把更多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成果呈现出来，这是要请学界朋友鉴谅的。

李炜 庄初升

2018年10月31日于中山大学

# 目 录

## 粤语篇

- 早期粤语中的变调现象 / 张洪年 ..... 001
- 从《广东省土话字汇》看二百年前粤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的分合类型 / 万波、甄沃奇 ..... 020
- The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antonese (历史视野中的动补结构及其粤语特殊参照) / Anne O. Yue (余霭芹) ..... 034
- 早期广州话完成体标记“晓”的来源和演变 / 郭必之、片冈新 ..... 070
- Cantonese Made Easy*: 早期粤语中的语气助词 / 张洪年 ..... 096
- 粤语间接宾语标记的发展和相关语法现象 / 钱志安 ..... 130
- Directional Verbs in Cantonese: A Ty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y (粤语中的趋向动词: 类型学及历史研究) / Carine Yuk-man Yiu (姚玉敏) ..... 148

## 闽语篇

- The Min Translation of the *Doctrina Christiana* (《基督教义》闽语译本) / Anne O. Yue (余霭芹) ..... 211
- 罗马所藏 1602 年手稿本闽南话-西班牙语词典——中国与西方早期语言接触一例 / 马西尼 ..... 243
- 福安话韵母的历史音变及其共时分析方法 / 陈泽平 ..... 257
- 潮州方言百余年来韵母演变的研究 / 徐宇航 ..... 271
- Dialect Grammar in Two Early Modern Southern Min Tex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ative *kî* 乞, comitative *câng* 共 and diminutive-*guia* 仔 (两本早期文献中的闽南话语法: “乞”“共”与“仔”的类型及对比研究) / Hilary Chappell (曹茜蕾) ..... 287
- 几个闽语虚词在文献上和方言中出现的年代 / 梅祖麟 ..... 332
- 《汕头话读本》所见潮州方言中性问句 / 施其生 ..... 347
- 厦门方言词汇一百多年来的变化——对三本教会厦门话语料的考察 / 李如龙、徐睿渊 ..... 357

Two Early Sources on the Shaowu Dialect (两项有关早期邵武方言的资料) / Jerry Norman (罗杰瑞) .....	368
---	-----

### 客语篇

一百多年来新界客家方言音系的演变 / 张双庆、庄初升 .....	378
客家方言及其他东南方言的唇化软腭音声母 / 庄初升 .....	389
论十九世纪客家话文献《启蒙浅学》中所见的趋向补语 / 柯理思 .....	404
早期客话文献《客话读本》中的双标式差比句及其相关问题 / 石佩璇、李炜 .....	435

### 吴语篇

英国传教士 J. Edkins 在吴语语言学上的重要贡献 —— 《上海方言口语 语法》评述 / 钱乃荣 .....	446
西洋传教士著作所见的上海话塞音韵尾 / 游汝杰 .....	474
论 160 年前上海话声母 [dz] / [z] 变异 —— 兼论北部吴语从邪澄崇船禅等母读音 变异现象 / 陈忠敏 .....	481
一个语法层次演变的实例 —— 上海方言 160 年中现在完成时态的消失过程 / 钱乃荣 .....	489
吴语早期文献所见的“等”字句 / 郑伟 .....	501
早期吴语的句法类型特征 —— 见于西方传教士上海话、宁波话、温州话课本 / 林素娥 .....	513

### 南方官话篇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 / 杨福绵 .....	532
《西儒耳目资》的调值拟测 / 曾晓渝 .....	579
试论琉球官话课本的音系特点 / 陈泽平 .....	587
明末官话调值小考 / 高田时雄 .....	596
《人中画》琉球写本的“自家” —— 兼论汉语南北双方反身代词发展轨迹 / 李丹丹 .....	601
琉球官话课本中表使役、被动义的“给” / 李炜、濑户口律子 .....	616
琉球写本《人中画》的与事介词及相关问题 —— 兼论南北与事介词的类型 差异 / 李炜、王琳 .....	623
琉球官话课本的使役标记“叫”、“给”及其相关问题 / 王琳、李炜 .....	635
西南官话的“跟” —— 从《华西官话汉法词典》说起 / 李炜、刘亚男 .....	646
从给予句 S <sub>2</sub> 、S <sub>3</sub> 的选择看汉语语法地域类型差异 / 李炜、石佩璇 .....	654

# 早期粤语中的变调现象

张洪年

粤语声调系统四声九调，看似复杂，但就变调而言，与吴闽等其他方言相比，反较简单。流行广州、香港、澳门一带的粤语，只有两个变调，一个是高平变调，一个是高升变调。不少学者对这两种变调现象作过种种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主要着眼在共时性的描述，对现代粤语中的变调现象进行语音、语法、语义、语用分析。<sup>[1]</sup>其实这两种变调现象，由来已久。从现存材料来看，十九世纪的香港粤语中已呈现变调。本文选取在香港编印的 *Cantonese Made Easy* 一书前后两版（1888，1907），按引言及正文举例，对一百年前的高平高升变调，作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 壹 关于 *Cantonese Made Easy* (CME)

1.1 CME 是一本粤语教科书，为学习粤语的英语人士编写，书首开宗明义，有简略数语，说明 CME 的内容和形式：

*Cantonese Made Easy: 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endering of English grammatical forms in Chinese.*

全书分十五课，由日常简单用语到有关家庭、宗教、交通、买卖、上学、看病各种对话，短短二三十句话语，不但反映出当时香港社会的现状，同时也记录了一百多年前香港粤语的实况。每课课文分为四栏，一页两栏，左右两页对照。第二栏是汉语，第三栏是拼音，一、四两栏都是翻译，最左一栏是意译，最右一栏是逐字直译，也就是简介中所谓的 free 和 literal 两种翻译。课文之前有四五十页的发音导论，详细描述粤语中声韵调的特点。书后附有比较详细的粤语文法，从词类到句型，分细节讨论。

全书编写以务实为主，课文浅显实用。利用拼音教发音，利用翻译显示中英文遣词造句的异同。文法部分尤其翔实，多列例句，说明粤语中特别的句构词法。对初学粤语的人来说，CME 是一本十分有用的教科书。对研究粤语的人来说，CME 所记所载更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语料。

1.2 CME 的作者是 J. Dyer Ball (1847—1919), Ball 在中国生长, 通晓多种中国方言, 任香港高等法院传译。当时的报章 *Academy* 在 1884 年一月十二日载有一段对 Ball 的简介, 今移录如下:

Born in China, of European parentage, favored with exceptional advantage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the dialects of China, having a natural gift for this particular work, and being employed in Her Majesty's Civil Service as Interpreter for the Supreme Court, he [Ball] has had every opportunity to gain an accurate knowledge of Cantonese.

这一段文字也见于 CME1888 书后 Advertisements 部分, 页 II—III。Ball 对中国文化及语言热诚爱好, 撰有多种著作。除 CME 外, 还有东莞方言、香山方言、顺德方言, 均有专书著作。以 CME 最受欢迎。详见《粤方言研究书目》。

1.3 CME 前后四版。据第二版所载首版前序, 第一版当于 1883 年之前出版, 第二版是增订本, 1888 年由香港 China Mail Office 出版, 序文年份是 1887 年, 第三版是 1907 年由 Kelly and Walsch, Ltd. Singapore-Hong Kong-Shanghai-Yokohama 出版, 序文年份是 1902 年, 第四版是 1924 年出版, 同出版公司。我手上资料只有第二和第三版, 两书出版前后相差 19 年, 但根据书前序文日期, 相差则仅 15 年。第二版卷首说明这是修订增补本 (Revised and enlarged)。第三版对第二版则作更进一步的增订。修订部分, 尤以声调为主。序文说:

...attention has been most fully called to those most important tones—the variants which form a part of the very language itself... (页 XII)

换言之, 第三版对所谓的变调现象描述更为详尽。

## 贰 CME 所记录的粤语声调

2.1 粤声九调, 平上去各分上下二类, 即所谓阴阳二分。而入声分上中下三种, 上中即上阴入、下阴入, 而下入即阳入。CME 标调形式如下: 在音节四角标平上去入。半圆符号标上调式 (即阴调); 半圆加杠标下调式 (即阳调)。中入则在音节右下角加圈作记。举例如下, 例字取自 CME1888 页 XXXIV, XXXVEY, XXXVII。

上平: 东 t<sub>u</sub>ng 上上: 董 t<sup>u</sup>ng 上去: 冻 t<sub>u</sub>ng<sup>2</sup> 上入: 急 kap。 中入: 甲 káp。  
下平: 容 y<sub>u</sub>ng 下上: 勇 y<sup>u</sup>ng 下去: 用 y<sub>u</sub>ng<sup>2</sup> 下入: 及 k'ap<sub>2</sub>

2.2 粤语变调, CME 称之为 Variant tones, 分两种。但 1888 及 1907 两版对两

种变调的描述和标记都稍有不同，现分述如下：

⊖ 第一种变调是高平变调，1988 版称为中平调“medial upper even tone”。平声分上下或阴阳，所谓 upper even tone 就是指上平调，而由上平转化来的变调就是第二个上平调“the second upper even tone”，合名为中平“medial even tone”，前加“medial”以示区别。但 1907 年的 CME 则直呼为上平变音“second or higher upper even tone”。这里用的“higher”，是描述上平变音的音色，和中平调的“medial”所指并不一样，上平变调调值较高。Ball 在 1888 页 XXV 中说中平调的特色是：

...a slight shriek, differing not only in musical pitch (being nearer to the 上平 ... in that respect than to the 下平 ...) from the other two Even Tones, but also in the manner of its pronunciation, it having a certain quickness or jerkiness of pronunciation.

根据这样的描述，中平调或上平变音的音色高而急。1907 书指出上平下平皆降调（页 XXVII），上平高降，下平低降，上平变音较上平为高，调型似是高平。标调形式，1888 书是在字左下角加小圈，如“猫”。máu， “鎗”。ts'öng（页 XXV），而 1907 书则除左下角加圈表示读高调外，还常在字右上角加星号，表示变调，如“街”。kái\*，“多”。to\*（页 92）。不过两书变调标法，偶有不一致的地方，如 1888 书中“仙”字（当“cent”解），原调阴平，今标 .sin\*，当读上平变调，有星号而无小圈（页 19）。又如 1907 书中“听”字（“听日”即“明日”）只加小圈，不注星号：.t'ing（页 23），用时不得不多加小心。

上举各例都是从上平转读上平变音，但也有的字是从其他声调转读高平变调，而两书标调方式并不一样。例如：伯爷公：1888 pák .ye\* .kung（页 40），1907 pák .ye\* .kung（页 40）。“爷”字本调是阳平，现加星号当读变调，但究竟读上平 .ye\* 还是读上平变音 .ye\*？两书似乎有别，而更有意思的是“公”字，1888 书维持原调 .kung，而 1907 则改读 .kung，虽然没有加星号，但显然是上平变音，两书读音不同。

⊖ 第二种变调是高升变调。CME 称之为“the Third Rising Tone”，第三种上声，以别于原来的上上和下上。1907 书页 XXXI 对这个变调有较详尽的描述：

...this has a distinct fall and a long rise, in fact, being the most prolonged of any of the rising tones, and much emphasis is thrown into the voice on its recovery from the fall, increasing in its volume as it rises to a good crescendo and dying away at the end again.

这个变调是先降而后高升，似乎和今日的高升变调不完全一样。今日的高升变调是全高升，并没有先降的部分。究竟 Ball 的描述是否完全正确？还是他所谓的先降只是强

调变调当从低开始？现在很难确定。发生高升变调的字，原调可能是其他任何一种声调。但声调不同，字的用法也不一样。1988 书页 XXVI 中说：

The Third Rising Tone differs from all the other tones in this that every word that is used in this tone belongs originally to another tone and is generally likewise used in this other tone as well nearly all the tones contribute words which are occasionally, or often, as the case may be, used in the Third Rising Tone.

Ball 指出最常发生高升变调的字是名词，尤其是原属下去（阳去）的常用名词。下平（阳平）转读高升的字也很常见，上去（阴去）的字偶然也有变高升。上上（阴上）和下上（阳上）变化的字则较少见，上平（阴平）的字则绝无仅有。另一方面，Ball 在 1888 和 1907 两书都强调说明：高升变调只发生在口语交谈之中，读书音中并无此现象，同时变调的字往往是独用词；和其他的字连用，则恢复原调。例如“渡”字原调是阳去，单用则读高升变调<sup>1</sup>tò，连成词“渡船”的“渡”读原调阳去 tò<sup>3</sup>。由此可见变调不只是一种声调变化的现象，变调其实和字词的用法有关。

高升变调的标调形式，两书不同。1888 书在字右上角标星号表示变调，字左上角加 [ 符号标明第三上声的读法：<sup>1</sup>□\*，到了 1907 年的修订本时，Ball 不但用星号表示变调，而且按各字原调把标志放在字的四角，属阴调的字，标志是 [；属阳调的字，标志是 e，也就是把原来阳调标记 e 颠倒过来。

2.3 CME 前后两书，注变调的字亦颇有出入。有 1888 书不作变调的字，1907 书读变调，亦有倒过来的例子，十数年间，变化颇大。不过有的前后不同的例子，并不反映读音的变化，而只是 1888 书标调错误，1907 书加以改正而已，现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①粤语中有不少阳上变去的例子，但口语读书音变化不同，如“坐”、“重”各字口语是阳上，读书音是阳去。1888 书有时把口语的阳上误标作高升变调，1907 书则一一改正。由此可见阳上和阳去变调调值颇近，因而发生标调错误的现象。例如：

坐：得闲嚟坐<sup>1</sup>ts'o\*（1888：页96）→<sup>5</sup>ts'o（1907：页104）<sup>[2]</sup>

重：加重严办<sup>1</sup>ch'ung\*（1888：页13）→<sup>5</sup>ch'ung（1907：页13）<sup>[3]</sup>

抱：叫奶妈嚟抱佢<sup>1</sup>p'o\*（1888：页15）→<sup>5</sup>p'o（1907：页15）

②粤语动词可以利用高升变调来表示完成体貌，详见下文。不过 1888 书中有的变调例子，于文意不合，1907 书改为原调。例如：

过：你应承交千八银过我<sup>1</sup>kwo\* (1888: 页19) → kwo<sup>3</sup> (1907: 页19)

这一句是应承句，交钱动作还未发生，不当用完成体变调。所以1907书的改动是正确的。

③粤语常利用变调作构词手段，用高升变调标名词（详见下文）。1888书有时忽略这样变调的例子，误以为原调本如此，1907书改正。如：对对（作“对对子”解）tui<sup>2</sup> tui (1888: 页35) → töü<sup>2</sup> töü<sup>1</sup>\* (1907: 页35)。<sup>[4]</sup>第一个“对”字是动词，读阴去原调，第二个“对”字是名词，作“对子”解，由阴去变高升。1888书标作阴上，误。1907书改为高升变调。不过也有一些例子是1907书改错了。例如：“渡”（作“渡船”解）tò\* (1888: 页29) → tò<sup>3</sup> (1907: 页29)。“渡”当动词或和其他字连用，读阳去，如“渡船”tò<sup>2</sup> shün (1907: 页29)。不过“渡”字单用作“渡船”解，则读高升变调。1888和1907两书在前言部分都举此字为例，说明变调的现象（见1888页XXVII，1907页XXIX）。由此可见1907书把tò\*改作tò<sup>3</sup>是错了。

1907书的变调改动例子颇多，虽偶有错误，但总体而言是补订1888书的不足。作者Ball在修订时用功辛勤，用心良苦，也就是说1907书中记载的变调现象，更能正确地反映二十世纪初口语中的实况。

### 叁 关于CME记录的高平变调和高升变调

#### 3.1 高平变调

⊖ 1907的CME书中一共记载了114个高平变调的例子，而1888书中只有31例，相比之下，1907书多了约四倍，十数年间，变化似乎颇大。不过1888书列31例，其中三分之二都在书首练习发音部分，而且有的例字和后文实例不合。如“猫”字是阴平调，1888卷首标作。máu (页XXV)，但同书页77则作。máu，前者是高平变调，后者是阴平原调。而1907书则前后同调，皆作。máu\* (页XXVII，页83)，其他例子如“鎗”、“香”皆然。<sup>[5]</sup>由此可知1888书在处理高平变调时，并不一致，错漏的地方，1907书中加以订正。换言之，同书两版之间的四倍差异，有的可能只是改正错误，并不代表语言真正的变化。

现举一些两书正文中都作高平变调的例子。标音后括号内的数码表示原书页码。

原调	CME1888	CME1907
一文 阳平	。man* (19)	。man (19)
一仙 阴平	。sin* (19)	。sin (19)

货仓	阴平	o <sup>ts'ong</sup> (23)	o <sup>ts'ong</sup> (23)
乌蝇	阳平	o <sup>ying</sup> * (58)	o <sup>ying</sup> * (61)
多	阴平	o <sup>to</sup> (25)	o <sup>to</sup> (25)
乞儿	阳平	o <sup>yi</sup> * (99)	o <sup>yi</sup> * (106)
伯爷	阳平	o <sup>ye</sup> * (41)	o <sup>ye</sup> * (41)
雨微	阳平	o <sup>mei</sup> * (9)	o <sup>mei</sup> (9)

高平变调字的来源以阴平居多，阳平也有一些。上举各例，以阳平来源为主。这些字今日仍读高平，印证 CME 两版，可见变调读法远在一百多年前已经通行。

再举一些例子，由一读而变为二读。1888 书中不变调，而 1907 书中则原调变调并列。由此可见这些词的变调读法是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流行。

	CME1888	CME1907
听日	t <sup>'ing</sup> (23)	t <sup>'ing</sup> (或 o <sup>t'ing</sup> ) (23)
月中	o <sup>chung</sup> (65)	o <sup>chung</sup> (或 o <sup>chung</sup> *) (70)
巡理厅	t <sup>'eng</sup> (33)	t <sup>'eng</sup> (或 o <sup>t'eng</sup> ) (33)
出街	o <sup>kai</sup> (9)	o <sup>kai</sup> (或 o <sup>kai</sup> ) (9)
孙女	o <sup>sün</sup> (15)	o <sup>sün</sup> (或 o <sup>sün</sup> ) (15)
两仔爷	o <sup>ye</sup> (40)	o <sup>ye</sup> (或 o <sup>ye</sup> ) (41)
一张刀	o <sup>tò</sup> (53)	o <sup>tò</sup> * (或 o <sup>tò</sup> ) (55)

两读标音，1907 书中分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先列原调，再举变调，放在括号中，如“巡理厅”的“厅”字。一种是先列变调，再用括号标举原调，如“刀”字。列举次序先后，究竟有什么不同，书中并没有解释，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放在前边的代表一般读法，放在括号中的比较少用。以“刀”字为例，1907 书中有两读，先列高平变调，高降原调放在括号中。翻检同书其他“刀”字用例，往往只标变调一读，如 CME1907 页 55 有“一把刀”，“刀”字只标变调 o<sup>tò</sup>\*。可是由高降转读高平的变化过程，已接近完成，当时读法应以变调为常。另一方面，如“巡理厅”magistry 的“厅”字，旧读原调，新读二调，显然正由高降转向高平，但变调放在括号中，似乎当时读法还是以原调为常。不过同书有“厅”字单用，当“sitting room”解，旧读原调 t<sup>'eng</sup> (CME1888: 页 52)，新读变调 o<sup>t'eng</sup> (CME1907: 页 53)，而且只有一读，前后两例并举，可见虽同一“厅”字，变调与否，因词而异，变调发生在个别字词身上，在词汇中逐渐扩散。

⊖ 高平变调的字，绝大部分是名词，而且约有一半是物件名，四分之一和人有关。指人的词尤以亲属词占多数。1907 书中增补亲属词汇，有很多都是读高平变调，

如“尊翁”的“翁” $\text{。yung}^*$ (页 141)，“表兄”的“兄” $\text{。hing}^*$ (页 143)，“舍亲”的“亲” $\text{。ts'an}$ (或 $\text{。ts'an}^*$ )(页 144)，“千金”的“金” $\text{。kam}^*$ (页 141)，“二奶”的“奶” $\text{。nai}^*$ (页 141)，例子很多。

3.2 高升变调。高升变调的例子，1888的CME一共有101条，而1907书有162条。两书相比，后者多了一半有余，增添量相当可观。

⊖ 高升变调的来源，以阳平字居多，其他上去入的字也有转读高升。1907书中的162例，来源分配如下：阳平，低降调，73例，占总数45%。阳去52例，阳入4例，它们调值相同，都是中平调，可以合并，共56例，占总数34%。阴去18例，阴入3例，它们的调值也相同，可以合并，共21例，占总数13%。阳上，低升调，12例，占总数8%。

⊖ 高升变调的字以名词居多，占六成。其间又以物件词占一半，亲属词次多，占16%。现举一些高升变调的例子如下：

	CME1888		CME1907
药丸	$\text{。yün}^*$ ( $\text{。yün}$ ) (25)	→	$\text{。yün}^*$ (25)
绵羊	$\text{。yöng}$	→	$\text{。yöng}^*$ ( $\text{。yöng}$ ) (61)
绳	$\text{。shing}$	→	$\text{。shing}^*$ (17)

第一例的“丸”字，1888书已有二读，但阳平原调放在括号中，到了1907书，只留下变调的读法。第二例的“羊”字，1888书只有阳平一读，1907书则并列原调变调，而且变调先行，原调反放在括号中。第三例的“绳”字，1888书只有阳平原调，而1907书亦只有一读，但是高升变调。高升变调在当时显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有外来词亦转读变调的例子，如CME1888 喱呢“minute” $\text{。min ni}$ (页 64)，在CME1907标为 $\text{。min}^* \text{。nei}$ (页 68)。虽然书中并没有在“呢”字侧加变调标记，但由阴平改读阴上，正是外来词常见的读法。<sup>[6]</sup>

不过同书也有个别例子呈现由变调改读原调的变化。例如：CME1888 菠萝 $\text{。lo}^*$ ( $\text{。lo}$ ) (页 11) 在CME1907标为 $\text{。lo}$ (页 11)。1907书只标阳平一读，并在同页加注说明“萝”字以读原调为宜，也就是说作者显然知道另有变调读法，不过时至1907，变调已不复流行。“菠萝”的“萝”今日仍读阳平，要不是有1888的记载，我们根本不知道一百年前“菠萝”可以说成 $\text{。po}^* \text{。lo}^*$ 。

3.3 变调的演变过程。从音变的过程来说，我们可以有三个时间据点： $T_1$   $T_2$   $T_3$ 。 $T_1$ 是在未变之前， $T_3$ 在已变之后， $T_2$ 是未变体和在变体并存交替的转换期。假如以X代表原调，Y代表变调，我们可以把变调的演变三阶段图解如下。



买办 “comprador” (名) ˩pán\* (1888 页 23) : 办 “to sentence” (动) pán² (1888 页 13) pán² (1907 页 13)

上面列举的例子，高平和高升两类情形稍有不同。高升的例子是一字两用，很清楚看得出是名动相对，以变调区分。但高平一类，因为材料有限，同音对比的例子难找，所以只能多举同音异字的例子，不过高平高降分工，还是十分清楚。动词或形容词保持原调，名词转读变调。以变调表名词的这种用法，除了单词外，在一些复合词中也看得出痕迹，而且以高升变调为主。上文举的“买办”即一例。CME1907 页 100 另举一例：行船 ˩shün “to go a voyage”，行船嘅 ˩shün\* “a sailor”。“行船”是动宾结构，“船”字不变调，“行船嘅”是“行船嘅人”之省，变调表名化。其他例子如：

		CME1888		CME1907
打杂	“a general assistant”	tsáp₂ (93)	→	tsá₂* (100)
打伙记	“inmate of a brothel”	kei² (93)	→	kei²~kei²* (108)
传话	“interpreter”	˩wá* (33)	→	wá³* (33)
掌柜	“accountant”	˩kwai* (23)	→	kwai³* (23)
接盘	“contractor”	˩p’un (94)	→	˩p’un* (101)

这些复合词都是指从事某种行业的人，动宾结构借变调而名词化。不过利用高平变调表行业的只有一例：大车 “chief engineer”、二车 “second engineer” 的“车”，CME1888 页 29 都作 ˩ch’e，CME1907 页 29 都作 ˩ch’e。同书有“车”字作名词或动词用，皆不变调：

车	“carriage”	˩ch’e (CME1888 页 29), ˩ch’e (CME1907 页 29)
车	“to go”	˩ch’e (CME1888 页 29), ˩ch’e (CME1907 页 29)

从上举各例可以看得出两书标调并不完全一样，有的例子是早期不变调，后期变调，也就是说从 1888 到 1907 期间，正是这些词借变调表名化的过渡期。

CME 书中还有一个高平变调现象和构词有关。我们都知道粤语中常常把形容词后置，表名物化。如“生鱼”倒置成“鱼生”。这种构词形式在 CME 书中颇有一些例子，作者 Ball 以为汉语中形容词有时可以在名词之前，有时可在名词之后，但意思有别。举例如下：

		CME1888 : 页 59		CME1907 : 页 63
乾荔枝	“a dry li-chi”	˩kon	→	˩kon
荔枝乾	“dried li-chis”	˩kon	→	˩kon*
乾龙眼	“dry lung-ngans”	˩kon	→	˩kon
龙眼乾	“dried lung-nagans”	˩kon	→	˩kon*